

水墨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一直以来是武汉美术馆十分关注和重视的话题。从2011年到2015年,武汉美术馆曾先后举办过4届“水墨文章——当代水墨研究系列展”。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的宗旨与“水墨文章”一脉相承,以更加全方位的视角,通过“启”“承”“转”“合”4个单元展对当代水墨艺术的来龙去脉及多元发展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展示。前三个单元“启”“承”“转”为本次双年展梳理了一条自明清以来,中国水墨画传承发展与转型创新的纵向脉络,“合”旨在横向地展示当今水墨艺术丰富多彩的发展面貌。

中国水墨：以融汇之势应和世界

——“合：融汇与变通”亮相武汉美术馆

■ 李朝霞

作为“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的收官之作,“合：融汇与变通”单元展于10月20日至11月10日在武汉美术馆举办。该展分为“大开大合”“人物风骨”“北京再造”“空间一物质”“国际化”“古法新意”以及“20世纪以来水墨批评谱系考”7部分,共展出国内外30位艺术家的作品。

“‘合’是一种思想,反映着思考问题的立场和胸襟;它有取舍,有抑扬,有轻重,有时序,有前景,但它不是迎合和趋媚,它旨在发掘作为精神物证的水墨意义,它视虚弱乏力的、失去精神显现的水墨为不幸。”‘合’对于今天的时代、面对今天的艺术万象,它着力于深耕厚作,它体现为吸纳汇流,它展示了静水深流的力量。”该单元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王春辰说,以冰逸、王川、杨洁苍、朱岚为代表的“大开大合”部分从绘画讲求的势出发,不仅表现和发挥了笔墨的自由,更饱含了精神的张力,是张扬个性的行迹,它不是为了笔墨而笔墨,而是融合了人的一切存在感知。它不再拘泥于任何陈法,而法自我出。

人物绘画曾经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尤以唐代为盛,后世求写意,渐渐不再以塑形为务,到近代受西方写实造型的影响,追求具象以表达图

解的含义。后者一方面成就显著,大幅度提高了中国水墨人物绘画的写实造型能力和准确度,但另一方面,中国水墨的那种内在灵动和韵致却逐渐失去。“人物风骨”以蔡广斌、杜梵民、黄敏、李惠昌、刘庆和、王晓辉的作品,呈现了现代水墨写真人物的笔法舒张、墨韵劲健和气势酣畅,虽其图释义可读,但艺术风骨不减。

中国绘画史有南北宗之论,后世争论不断。“北京再造”从南北宗之论延展开北京特色:以天地为师、以阳刚为胜,它拒绝柔弱笔墨,视笔墨疲沓为大病,它以雄浑气势、浩瀚山川、昂扬激情、崇高壮美为境界。此部分以贾又福、姬子、吕云所、张培林、周韶华的作品呈现北京再造重气势,强化动感,恒研山川世界的重构,以彰显天地永恒与万物不朽,体现出再造中国绘画精神的雄心,也使北京被重新赋予时代意义的精髓。

“空间一物质”呈现了水墨吸纳新艺术观念的潜力与能力,是水墨发展的一种姿态和新特质之一。“国际化”则以金泽友那(日)、秋麦(美)、申晔浩(韩)、瓦伦西亚(西)、伊瑞(捷克)的作品体现出水墨的当代国际化,也显示了水墨可以成为国际通用的艺术媒介和创作方式,如它的笔法变化和墨色层次都不断

在当代国际艺术家的创作中看到,例如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波洛克、马瑟韦尔、法国的苏朗日、西班牙的塔皮埃斯等,都或多或少地学习过或受过中国水墨绘画自由笔法的影响。

总体而言,中国的水墨绘画其图式、其笔法、其感觉,在今天都可以被重新演绎,其细腻处与新气质值得研究与分析。“古法新意”呈现了边凯、侯拙吾、丘挺、王满晟、张洪的作品,这些看似来自传统的绘画样式和图式已经融合了今天的艺术态度,也显示了中国水墨绘画的新延续,具有新的意味。它们的创造打破了水墨笔墨的僵化状态,在精要与奥义上继续发掘水墨笔法和赋予新观念,使得水墨绘画的脉系不绝,也使得我们面对绘画传统时打破常态的反传统惯性,同时促使我们加强对传统的再认识和深化研究。可以说,20世纪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时代,注定是一个联结过去与未来的节点。今天我们所有的纠结和困惑都因这个时代而产生,今天的人也承担着更重的文化理想,这也促使今人更需要打开思维和视野来迎接未来。“20世纪以来的水墨批评谱系考”如坐标一样,让我们具有更加明晰的历史意识,反省历史的局限,也促进我们超越历史的羁绊,以人的终极价值与意义来开启水墨艺术的

真实认知。

“‘合’的当代文化姿态,是宏阔与昂扬的,它对水墨的要求和把握以其历史脉系为核心,通过艺术家的抱负来回应和接受时代的挑战。最终,在艺术史的书写上,它是水墨的,它证明的是水墨的耐力和魅力,它的生与死不在于时间的年轻,而是一代又一代为之努力并以其安身立命的人的所作所为。”王春辰说,任何言语的论证都无以自证水墨是否兴盛或衰竭,而实践者须以全部的身心来践行水墨的所有可能性及神秘性。应该说,在今天的文化语境里,所有的艺术都在提出可能性问题,都在应对时代挑战,不唯水墨独有。故此,“合”是新时代的趋向,合一切文化艺术智慧来践行我们的生命价值和意义。

“虽然‘合’在整个双年展的结构中是最后一环,却不是一个终结,我们希望通过本展览向观众呈现中国传统水墨艺术与西方当代艺术在艺术思想、创作手法、创作媒介等方面的‘融汇’,以及当今水墨艺术的创新、多元发展的‘变通’之势。与此同时,我们更加希望此次双年展能引起一些关注,引发一些思考,并提供一个更加开放的平台,重新开启对水墨艺术实践的讨论与反思。”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说。



国际论坛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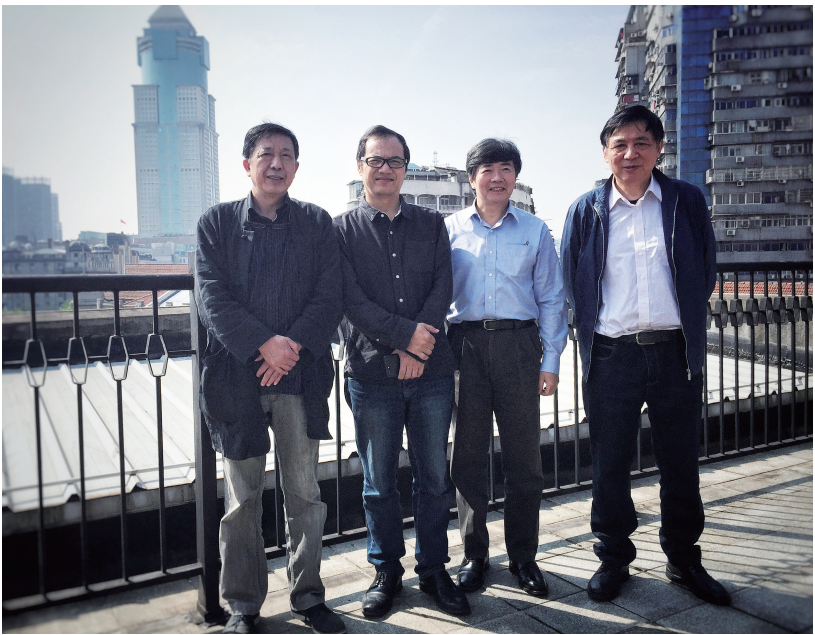
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接受媒体采访



车船 局部(国画) 172×498厘米 2015年 刘庆和



甘泉(国画) 180×292厘米 2017年 朱岚



研讨会后策划组合影

中国水墨画的脉系及思想之变

“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国际学术论坛纪要

■ 任之 肖勇

“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是武汉美术馆继2011年推出“水墨文章”系列展览后,对水墨话题的又一次有力发声。这场为期半年的展览由“启”“承”“转”“合”4个单元展和两个平行展组成,旨在梳理与呈现宋元以来水墨艺术传承演进的内在脉络,并针对时弊提出水墨发展中的新问题。

展览期间,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在同时进行。为配合本次双年展,武汉美术馆特邀国内外专家20余名,围绕“中国水墨画的脉系及思想之变”的主题撰文。在最后一个单元展“合：融汇与变通”开幕后,于10月21日举办了为期一天的国际学术论坛。论坛分为上下半场,40多位批评家、艺术家、理论家、文化学者围绕水墨的“历史与身份”“媒介与边界”两大话题,在武汉美术馆学术报告厅展开深入探讨。本稿根据各嘉宾的发言综述而成,为嘉宾所述观点之提炼。

水墨的文化性身份与当代性身份

针对水墨的文化身份问题,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美术史论教授沈揆一首先从现代中国的山水画谈起,“无论是19世纪传统山水画为应对海派绘画的冲击而做出的爱国主义调整,还是20世纪为拯救中国画而做的现代化建设的努力,以及当下对于传统的解构与重组,当代水墨从传统走到今天并不是一种文化的偏离而是历史的选择。”沈揆一表示,“以水墨为媒材的艺术不再只是修身养性、陶冶性情的栖居之地,它和当代艺术中其他门类一样,直面人生、自然、社会的各种问题,同其个人和周遭的环境进行对话和交流,与当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直接相连。”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李公明则以当代水墨论述中常被视作争论焦点的“中国性”为切入点,试图从理论层

面梳理“中国性”概念与当代水墨的内在关系,他说:“当代水墨的‘中国性’问题,其实就是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如何从正当的‘中国性’概念中吸取精神资源以及如何从‘本土性’概念中获得现实感的问题。这显然不是关于工具媒材与技术性的考量,而是中国当代艺术如何上升到文化自觉层面并与全球展开对话的核心问题。”

“发现水墨,亦是发现传统,更是发现中国。”湖北美术馆馆长冀少峰在水墨身份的问题上也阐述了自己的认识,“武汉美术馆选择以水墨为主题举办展览,背后隐藏着的是深深的中国性与前瞻性,解放的水墨无疑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找到了有效的表达方式,并愈来愈以一种差异性的民族身份参与到越来越广泛的国际文化交流中。”

文化身份的选择离不开宏大历史叙述的背景,在探讨近代中国画理论话语之变及其基础与成因时,《美术》杂志副主编盛薇指出,身份的问题不仅涉及今天的现实,而且涉及我们对历史的重新改写。他认为“中国画”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内部的问题,而取决于艺术史、社会史和思想史三者的互动。

历史与精神

来自美国的David Brubaker教授从荆浩的《笔法记》出发,对水墨画实践中呈现的传统美学元素进行了新的诠释。他以西方学者的研究角度来理解中国的“质”和“气韵”。他认为画作首先需要蕴含“气韵”(即精神共鸣、气韵生动),方能呈现与自然的统一性。其次,体现气韵或统一性的画作还必须包含能够彰显“气”(精神)和“质”(本质)的真景。这种天人合一的观点在现代生活中也具有实际价值,为我们今天的创作提供了一种

独特的研究视角。

本次武汉水墨双年展第一单元“启——中国绘画的思想与笔墨”的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黄小峰以晚清扬州画家王素的《村居纳凉图》这幅人世题材的作品为例,对于中国传统绘画中最重要主题之一的农民、农事、农村做出了探讨和分析。他评价这幅作品为“在美术史上可以串起一条18世纪以后关于城市通俗文化或者世人对农村生活的想象的作品”。

西北大学出版社学术总监高从宜从饶宗颐的《中国西北宗山水画》入手,提出了“中国的精神根源、文明根源、信仰根源实际上是来自于祖国的西部”的观点,并在论文中通过“反弹琵琶,反者道之动;敦煌壁画,凸现唐之美;知白守黑,追溯墨之本”三点来印证这个说法。在高从宜看来,饶宗颐提出的西北宗概念抛开了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而把西的方向突出了,这对水墨文化的深化有了很大的推进。

应变与革新

《中国美术报》执行总编辑王平谈到百年来中国画概念的衍变时指出,在中国画这个概念之外,还衍生出“新中国画”“水墨画”“现代水墨画”“当代水墨”“实验水墨”“观念水墨”“学院水墨”“都市水墨”等诸多概念,如今又有了“新水墨”这个概念,他认为老问题似乎还依然存在,但新的问题又被提出。对此,王平从语言本体的角度对各个概念的内涵及外延做出了相关的辨析。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于洋从水墨的姿态、立场和现代美术史的书写角度出发,对水墨文脉与时代生活的关系进行了定义。他认为水墨传统与时代生活的关系不仅是一个传统与拓新的问题,它更重要地体现在拓新的程度、方

向与态度,且关乎某种集体性的审美趣味。而水墨艺术的传统性与时代性之间,也不仅是简单的“适应”“契合”问题,更折射着笔墨语言与表现内容与时代平行、参与当下人文生活、社会观照的诉求。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视觉文化与批评理论教授Paul Gladston从个案分析着手,以付小桐的艺术作品为例提出了个人思考,他认为,“付小桐的作品不仅仅是有意识地从传统中国画技法减除笔墨的使用,并且通过这种尝试,它们还构成了对中国文人水墨画与传统理学父权社会秩序之间关联的批评性介入。”

在梳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过程中,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魏祥奇重新考察了今天从事水墨艺术探索的新创作,并试图去发现更为丰富和完整的“现代水墨”的美术史叙事。“当代艺术其实是很固定的概念,简单来说是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变革时出现的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的观念。当代很多艺术家只是用水墨来讨论一些哲学化的东西,而没有把它放进社会学的框架里去,这些艺术家基本上属于观念艺术家。理解艺术创作的核心永远是人的问题,不管是创作‘现代水墨’,还是创作‘当代艺术’,艺术家们都是在尝试触及生命内在至高的精神体验。”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副秘书长段君对于魏祥奇谈到的当代艺术及Paul Gladston所说的付小桐艺术提出了不同见解,对于观点的分歧进行了激烈的碰撞和交锋。他首先指出当代艺术并不仅仅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外延,它还有很强的观念性,观念艺术除了自身语言的更新,还和整个时代有很强的关系,这两个是不能分裂的。此外,对于Paul Gladston的阐述,他认为“将付小桐艺术与有些概念的关键显得有些牵强附会。不应过度抬高付小桐艺术,因

为当代一些新水墨不让人满意的地方是过于沉溺细节的制作,过度依赖创作所耗费的时间,这本是当代水墨本体上的优势,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劣势,容易走入局限。”

困局的反思——让水墨回到水墨

“可以说在当下,中国‘新水墨’和‘新中国画’形成了两个并列系统。要反思的是‘新水墨’确实有很多问题。”武汉合美术馆执行馆长鲁虹从自己的策展经历谈起,对都市化进程中的水墨艺术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具体来说,由于它在超越过程中过多借助了西方武器,所以导致‘新水墨’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和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联系。尽管用了笔和墨,用了宣纸,但实际上还是很西化。怎么样形成自己的东西,又是当代的,又是中国的,这是我们要提倡的。”

《世界美术》杂志编辑赵炎从媒介回路开始,引发了关于当代水墨发展实践和理论双重问题的思考。他表示水墨的观念化转型与技术化转型都面临着旧有标准与批评是否生效的问题,在水墨与其他艺术进行对话时,除了能提供传统的哲学、美学、精英主义思想观念之外,是否还能充当当代文化创造力的推动剂,这是值得思考的。

艺术批评家、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郝青松表示,“在以水墨为中心的讨论中存在至少两种阐释的误区,一个是水墨本体论,妄想一种没有中断并自然接续的水墨历史能在现当代艺术中独立存在。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水墨民族论,臆想民族主义的水墨情结,使之艺术形象化,进而拒绝西方和现代普世价值观。”通过对水墨本体论和水墨民族论的反思,郝青松提出了“世界观更新是当代水墨的唯一出路”的全新观点。

随后,本次水墨双年展单元展“合：

融汇与变通”参展艺术家黄敏、张培林、吕大江、丘挺、李惠昌等也参与了论坛的讨论,他们的发言来源于艺术实践中的直接经验,这种直接的经验为研究当代水墨提供了更为客观也更为真实的素材,也对当下水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总策展人之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王春辰从本次策展理念出发,提出了“让水墨回到水墨”的学术构想。他说:“在这次的‘合：融汇与变通’中,我并没有将更多元的水墨艺术形式在展览中呈现出来,而是将绘画作为主体,所以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也是‘中国水墨画的脉系’。这是一个在学术上、国际上得到认可的具有自足性的独立体系,我们从本体去讨论它,无论是从语言、笔墨还是其他的角度,都是有意义的。”

武汉美术馆艺术总监高小林从双年展的结构设计、办展理念出发,对水墨传统与创新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我们想通过双年展‘启、承、转、合’4个单元的设计,让大家看到一个更加明晰的水墨发展脉络。最近几十年中国艺术发展最重要的现象,就是水墨从中国传统艺术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武汉水墨双年展’得以顺利完成,是艺术家与理论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未来,美术馆有责任也十分有信心做好接下来每一届的‘武汉水墨双年展’,这不仅是对美术馆品牌展览的精心打造,更是对学术的尊重、对艺术生态的尊重。”

最后,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对本次论坛做了总结发言。他说:“今天对水墨精神上、材料上、哲学上、意识形态上的探讨分析,对于水墨发展十分有意义。‘武汉水墨双年展’得以顺利完成,是艺术家与理论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未来,美术馆有责任也十分有信心做好接下来每一届的‘武汉水墨双年展’,这不仅是对美术馆品牌展览的精心打造,更是对学术的尊重、对艺术生态的尊重。”